

# 華人、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大選結果觀察

Ethnic Chinese, China, and Singapore: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劉曉鵬 (Liu, Hsiao-Pong)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壹、前言

馬來西亞獨立一甲子後迎來的首次政黨輪替受到舉世注目。分析大選結果的角度有很多，從內部來看，貪腐、選制與政黨結構都可觀察，蔡英文總統即從國內民主的角度來看這個大選，指出「這跟臺灣的民主發展相似，除了感謝前輩對臺灣民主的貢獻，也有責任繼續為臺灣的民主自由努力打拚……民主的永續發展，需要不同世代間的共同合作，透過馬來西亞大選，應該思考目前臺灣民主面臨的挑戰。」

本文的觀察則試圖走出選舉行為，雖不側重比較民主制度，但將從中國大陸基礎建設投資在本次選舉中遭遇的批評切入，分析馬來西亞內部族群視角，再聯結至外部的華人國家，最後思考臺灣在此結構中應如何自處。

## 貳、中國大陸的投資

欲探討馬來西亞新政府與臺灣的未來，自應先分析其與大陸的關係，也有必要先回顧選前馬哈迪 (Mahathir bin Mohamad) 對大陸在馬來西亞投資的批評。納吉 (Najib bin Abdul Razak) 2009 年執政之後，6 次訪問

大陸，雙方關係之密切，甚至使馬來西亞史無前例地購買大陸軍艦。納吉最大的貢獻是使馬來西亞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亞洲最大的受惠國，帶進約三百四十二億美元（下同）的大陸投資。

由於這些投資絕大多數都是由大陸公司得標的硬體建設，蜂湧而來的大陸資金與建設人員引起選戰中馬哈迪的批評，指出大陸投資者來，馬國公司無法參與，就業機會也沒有增加，更批評納吉出賣馬來西亞主權。

「中」資在世界各地都影響社會，馬哈迪刺激民族情緒的競選手法並不稀奇。舉例而言，大陸在非洲各國也有大量硬體投資，2011年尚比亞總統大選，選前的薩塔(Michael Sata)就是以驅逐「中」資為口號。不過終究不敢在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在勝選後立即會見大陸大使，強調雙方友誼不變，在此同時，「中」資企業也為當地員工加薪後讓爭議暫歇。兩國關係緩和之餘，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企業在尚比亞的勞資關係因政治起伏再難改善，政治人物隨時可能利用民族情緒擴大衝突，大陸員工也不時成為宣洩民間不滿的代罪羔羊。

薩塔的表現和馬哈迪選後的表現異曲同工。馬哈迪當然瞭解外資對馬來西亞經濟的重要，因此選後立即表示他不是反對「一帶一路」，可能只會就大陸在馬投資的幾個項目與陸方重新談判。選後3週所謂的「可能」更加確定，他再次宣布將就向大陸融資140億元的東海岸鐵路合作款進行談判，此外，與新加坡的鐵路計畫也將重新檢視，目前看來是寧願賠償違約金也要廢除已簽訂的合約。回顧馬哈迪前後言語，他關注的是「中」資的鐵路，與位於柔佛設計給大陸富人的房地產項目，另外也劍指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鐵計畫。

對大陸及新加坡的鐵路計畫「重新談判」，除了有基礎建設與債務考量外，不難發現兩者都是華人國家。以下將從操作華人族群的核心意義著手，管窺馬來西亞未來的戰略，分析其如何挑動一水之隔的新加坡神經，而這些內外操作中又如何埋藏大陸「一帶一路」潛在的問題。

## 參、族群政治與新加坡

馬來西亞從建國開始，政治上就離不開華人因素。占人口多數的馬來

人與華人的關係之所以容易被挑動，不僅是從殖民時期就存在的貧富階級與勤奮懶惰等主觀族群意識，也由於華人掌控的馬來亞共黨（簡稱：馬共），從日本占領時期起就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加上許多華人早年在南洋賺錢後滙款支持中國大陸老家，因此操作華人對馬來西亞認同的議題很容易動員群眾，也成為早期政治人物的鞏固馬來人選票的策略。

馬哈迪曾著有《馬來人的困境》，分析種族造成的經濟地位落差，就說明了他是操作族群議題的高手，也是華人常成為馬來西亞選舉中政治提款機的縮影。但過去的操作方式不表示今天仍延用。隨著大陸變為富強，反過來在經濟上支持東南亞華人，大陸再也不具備窮苦的吸金形象。加上馬共記憶逐漸遠去，與年輕一代馬來人崛起，舊的族群操作思維很難複製。表現在政治上的就是曾代表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與華人反對勢力對立的馬哈迪，現在形象轉換，反而與華人反對勢力結合，成為族群融合的象徵，讓許多具改革期待也對華人疑懼的馬來人，終於願意與華人合作，成功推翻巫統。

鑑於馬哈迪過去操作華人的歷史，自然有不少華人耽心他今天是否會挾其總理地位，及其新創的土著團結黨（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再倒回巫統。不過由於巫統只有54席，土著團結黨只有13席，全部加起來在222席國會中仍無有效影響力。此外，馬哈迪目前的權力根基—占113席的「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各政黨尚無裂痕，原本著名的反對派華人領袖林冠英也被指派擔任關鍵內閣職務。可預見的未來，92歲高齡的馬哈迪應暫時不會操作國內華人族群的議題。

然而，那不表示不會操作國外的華人議題。選戰期間在內部與馬來西亞華人合作，但同時嚴厲批判外來「中」資，就有操作華人事務，暗喻納吉與大陸妥協，爭取馬來人支持的味道。不過，大陸畢竟是大國，能操作的空間有限。真正取之不盡的廉價國外華人議題，莫過於1965年從馬來西亞分離的新加坡。

在馬來人眼中，他們為新加坡犧牲良多，連國名都從原來的Malaya，為了配合1963年新加坡的合併而改成Malaysia，因此對李光耀1965年操作出的分裂與衝突耿耿於懷。馬哈迪1964年進入國會時就參與了和李光耀的衝突與新加坡獨立，也解釋他1981-2003年擔任首相期間，和新加坡

之間關於供水價格、造橋方式、主權、填海、砂石等議題爭吵不休。他很清楚馬來西亞的政策變動對新加坡的影響，也曾明確說「要剝貓皮有很多方法，要剝新加坡的皮也有很多方法。」馬哈迪當時執政期間時常用不同方式刺激李光耀與吳作棟政府，目的很明顯，就是隱喻馬來人不能被華人指揮，刺激馬來人憂患意識並爭取支持。

李顯龍一向支持納吉，而關於雙方「合作」的想像，特別由於新加坡的金融（洗錢）便利性的優勢，自然包括了納吉涉入的貪腐案件在內。由於李顯龍支持納吉十分明顯，雙方也合作愉快，而馬哈迪上次任首相時，李顯龍當時是副總理，必然了解馬哈迪上臺後嚴重性。因此馬哈迪勝選後新加坡內閣十分緊張，先發表極為謹慎的聲明，李顯龍繼而身著馬來傳統服裝訪問吉隆坡，成為馬哈迪內閣組成後首位來恭賀的外國領袖。

李顯龍如此小心有其原因，除了馬哈迪對付新加坡的歷史紀錄，也因為馬哈迪在大選前後都不斷地聲稱要重新檢討納吉與李顯龍合作的高鐵計畫。這計畫表面上與「中」資議題聯結，但實際上該案最後由「中」、日、韓、德哪一方得標都還未決定。惟廢約的風聲出來，無論談判結果如何，至少能給新加坡政府已投入的鉅額投資與規劃添亂。這個從吉隆坡穿越馬來半島再渡海到新加坡，預計將投資170億元的高鐵計畫，在這彈丸小島上牽涉廣泛，新加坡部分的建設也已啟動，就算廢約談判後仍勉強興建，任何橋樑、車站甚至海關位置的調整，都將令新加坡付出高昂代價。

## 肆、「中」新關係中馬來西亞的契機

新加坡要擔心的其實不只是高鐵。馬哈迪言語中曖昧的重新談判項目只有鐵路與位於柔佛的房地產，可見得對其他大陸在馬來西亞的投資沒有敵意，特別是沒有提及廣受外界矚目的皇京港（Melaka Gateway）和關丹港（Port of Kuantan）。

這兩個港口是分立於馬來半島東西側，新加坡西北與北側。關丹面南中國海，雖然設計上主要是海路連結陸路鐵路運輸的商業用途，但因為馬哈迪在大選期間批評美國時常派遣軍艦來此區域，也有平衡美「中」勢力的心理意義。然而就算軍事意義仍待觀察，只算「一帶一路」的經貿意

義，也足夠卸去一部分新加坡的航運商機。

對新加坡更大的航運威脅來自位於馬六甲，投資超過一百二十億的皇京港。該港位於中國大陸最重要的運輸線，不久後即將開始運作，除了有完整的經貿軟硬體設施，新加坡的官方媒體更曾批評大陸建立該港有明顯的軍事目的。

新加坡往軍事思考的主要原因，乃由於「中」新關係自 2011 年美國在新加坡部署濱海戰鬥艦後即開始冷淡，到南海主權問題後達到最低，這個港口設計的意義上有很大的報復味道，即在確保大陸最重要的運輸線不受新加坡與美國控制，因此也被懷疑具備軍港功能，平衡美國與新加坡的勢力。

由於馬六甲海峽的 80% 的運輸量來自大陸船隻，新加坡多年來以其地理位置也藉中國大陸崛起而得利，因此一旦大陸在馬來西亞打破地理限制，建立起符合自己與馬來西亞需求的海運及鐵路轉運點，則將協助馬來西亞取得原由新加坡單獨享用的運輸市場。有消息指出新加坡西部鉅資建立的大士港，已因皇京港的建立而開始走下坡。

皇京港與關丹港在形勢上像是鎖住新加坡，代表大陸對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親美的反擊，減低運輸上的戰略風險，也給大馬提供經濟崛起的機會。因此，預料馬哈迪政府將持續利用大陸「一帶一路」的需要，允許中國大陸借道壓制新加坡之餘，同時提升馬來西亞基礎建設。

## 伍、「一帶一路」的潛在問題

在殖民時代，殖民母國時常在亞非地區建立有利於自己經濟發展，特別是支持全球市場的貿易出口道路及港口基礎建設。大陸雖然不是殖民者，但「一帶一路」在建設目的上與殖民者十分接近，也是要擴大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再從馬哈迪檢討「中」資的曖昧言辭，與其可能造成的影響觀之，也顯示大陸未來在馬國投資充滿風險，更恐怕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問題縮影。

「一帶一路」範圍廣泛，地理意義外，更跨越不同的文化空間，帶來的基礎建設雖然縮減地理距離，但不表示文化距離也會減少，反而可

能受到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影響，使投資者和當地社會發生衝突。上世紀的殖民時代，殖民母國透過基礎建設，成功提升各殖民地經濟，其成長之速至今仍難匹敵。然而雖然經濟貢獻大，最終沒能阻止反殖反帝潮的出現，許多基礎建設投資在民族情緒挑動下遭到鉅額損失，讓殖民母國元氣大傷。

即使大陸並非傳統意義的殖民者，但「新」殖民主義的定義本來就是與時俱進，由人為所定義，大陸以經濟優勢在不同文化與膚色地區進行大量有利大陸自己的投資，雖然也有利於當地國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提升，但不可能解決當地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階級問題。政治環境一旦有變化，大陸難免成為宣洩不滿的代罪羔羊。「中」資已在非洲、中亞、蒙古等地區遭遇激烈型式的民間反抗，未來全面「一帶一路」啟動，很可能遭到更大挑戰。

即使大陸努力維持合作的國際形象，這些各地的政治社會問題，很容易結合國外勢力，以激烈的形象表現出來。前述尚比亞的大陸企業勞資問題，時常受到西方媒體大肆報導，往往成為西方批判大陸在非洲推動「新」殖民主義的證明。大陸在馬來西亞的「一帶一路」建設，牽涉到新加坡的生存甚至美國印太戰略，可以想見未來「中」資在馬來西亞造成的內部問題，必然會被外部勢力加以放大。

回顧馬來西亞歷史，馬來政客操作族群議題有其傳統，華人與新加坡的議題未來可能在政治中以不同形式重現，主題也可以隨時調整成「中」資與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甚至國際戰略的對抗。而大陸的建設一旦大規模投入，未來面對政治變遷，可能始終處在被動的妥協的環境。而馬來西亞的政黨輪替才剛開始，若未來競爭將成常態，大陸的投資成為宣洩民間不滿的對象，也將成常態。

東南亞有類以風險的國家不會少。仔細思考馬來西亞這次政黨輪替與「中」資的關係，再思考民主化已成東南亞不可改變的趨勢，細觀馬來西亞選舉時對大陸的敵意，與選後新政府不斷出現的重新協商，整體的經驗可用來預測「一帶一路」的效益。大陸國企控制的這些大型基礎建設，管理上禁得起多少次在民主萌芽階段的民間情緒衝擊，對其資金又會形成何種影響，很值得繼續觀察。

## 陸、結語：臺灣的角色

在族群的角度下，納吉和馬哈迪在新加坡與中國大陸議題上的差異是，前者儘量與兩國合作，後者可能先透過拆解以尋求最大利益，接著穩住大陸投資，卻將持續凌遲新加坡。馬哈迪如何透過新加坡滿足國內馬來人的意識，與臺灣無關，但是和大陸的關係，則必然會影響臺灣。

馬來西亞的政治態度基本上是完全傾向大陸的。馬哈迪內閣中最具華人指標意義的林冠英曾指出，他「向來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問題遲早會解決。」馬哈迪接受訪問時也表明將恪守「一中原則」，盼與臺灣及中國大陸都持續維持經貿關係，不干涉兩岸事務。不過看似平凡的言談中，馬哈迪也指出臺灣和馬來西亞的關係比大陸還早，有許多馬來西亞華人曾到臺灣求學，無意間點出臺灣在馬來西亞的國內外族群夾縫中可以扮的角色。

中國大陸崛起後，加上啟動「一帶一路」的巨大投資，臺灣很難再有經貿實力吸引馬來西亞給予臺灣特別待遇。另一方面，即使中文人才需求大增，由於族群考量，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的升學機會仍然受限。升學困難下，上世紀曾有大量的馬來西亞華人到臺灣升學，返國後和臺灣也維持一定的緊密關係，相較於大陸的經濟實力，臺灣暫時在文化聯繫上仍保有優勢。

本世紀以來吉隆坡雖然對華文高等教育限制逐漸放寬，但是開放的大學與需求相較，仍然是僧多粥少，龐大的教育市場也使得大陸廈門大學已前往設分校，只是若開放讓太多「祖國」大學來馬來西亞設校，必然又將成為族群議題。

大陸即使未來在馬來西亞投資有所調整，也已足夠為馬來西亞帶來一段蓬勃的經濟發展。在馬來西亞的經濟與族群考量中，臺灣的衝突性小，未涉入勞資問題，也有發揮文化力量的基礎。華文教育無論現在或未來在馬來西亞都有龐大需求，馬來西亞除了已具備許多曾在臺灣受教育人才，臺灣方面也有充足的師資。更由於具備政黨輪替經驗，臺灣有能力配合馬來西亞環境，打造合適的高教影響力。

因此未來我國對馬來西亞的政策上，可著重文教交流議題。從小層面來看，可以為國內的學校走入國際，打造合適的設校或招生環境。從大的範圍來看，則能培養瞭解馬來文化的臺灣人才，爭取即將來臨的馬來西亞蓬勃商機。